

四明叢書

張宗祥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一

清定海胡寅伯寅撰

先進第十一

釋文凡二十三章注疏本子曰同也其庶乎子曰論篤是與皆連上爲章朱注

分之故二十五章又德行節鄭本合上章皇本分之則二十四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注包曰先進後

進謂士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

釋文先進包云謂仕也鄭云謂學也

正義曰儀禮喪服傳疏引鄭注野人麤略也朱注先

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

士大夫也程叔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樸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皇疏云野人質樸之稱也君子會時之目也孔子言以今人文觀古古質而今文文則能隨時之中此故爲當世之君子也質則樸素而違俗是故爲當世之野人也皇疏申注得時之中爲中式之中非中庸之中故釋文讀中爲丁仲反是意正程子所本夫子嘗曰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所謂君子者猶言大雅君子也
雅之言夏也華也得時合式之人皆以爲華贍爲都
麗失時違俗之人則以爲鄙陋爲樸野豈知周室之
尙文監於二代文中有質質中有文所謂禮之用和
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實爲文質彬彬之君子而周
末文過乎質流弊已近巫史表記所謂虞夏之文不
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者正謂此輩而猶詡詡
然自以爲大雅之君子而反以先進之得中爲野人
也故先進之於禮樂非眞野人也而自當時視之則

以爲野人也後進之於禮樂非真君子也而自當時
視之則以爲君子也其所謂中中其所中非吾所謂
中也

包注云云疏曰此節注邢本題孔曰而皇本則以爲
何解下節注皇本題苞氏曰而邢本則以爲何解釋
文出先進二字曰包云謂仕也鄭云謂學也似下節
皇本苞氏曰三字當依釋文移於此節蓋此注乃包
曰而非孔曰至下節注云歸之純素則何氏老莊宗
旨也士先後輩皇本作士與鄭君指學者意正合是

也邢本土作仕牽合下章皆不及門也謂不及仕進之門則此謂不從於陳蔡得仕進者因以先進爲先輩仕進之人當襄昭之世後進爲後輩仕進之人當定哀之世附會支離不可究詰於禮樂注云後進與禮樂黃先生謂當作禮與樂二字誤倒而或又因此鑿說者非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注將移風易俗歸之純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

正義曰朱注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旣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陸氏稼書曰此一

章是聖人欲以周初文質得中之禮樂挽周末文勝之禮樂周初文武周公制作盡善當時風俗純厚用禮樂者莫不彬彬文質得中絕去浮僞是先進於禮樂也及至春秋之時風俗日敝不但敢於奢僭卽猶是禮樂而周旋裼襲之際聲音節奏之間頓覺今昔不同是後進於禮樂也昔固未嘗樸也以今之日習於華者較之覺昔之樸矣昔固未嘗拙也以今之日習於巧者較之覺昔之拙矣由是羣然一辭指先進爲野人後進爲君子其始不過一二浮薄之輩開此

風氣漸而謹愿者亦復爲之矣其始不過一二年
之士創此議論漸而老成者亦共和之矣世皆若此
或恐一人獨異不無戾俗之累而勉強從之或乍見
而驚喜習久而相忘遂且靡然從之當此之時而無
人焉維持挽回日甚一日風俗之弊可勝道哉故夫
子甘受野人之譏不敢自附於君子之列雖知積重
之勢非一人所能勝而存一線於禮崩樂壞之時俾
天下猶知有文武周公之舊庶幾中流砥柱哉儒者
卓然自立當爲轉移風氣之人而不爲風氣所轉移

之人當江河之日下正賴聖賢之主張去得一分俗
見存得一分古道卽令儂巧浮薄之徒哄然笑爲腐
儒亦何損於我哉蒙案皇疏申注以先進爲五帝以
上後進爲三王以還周末文勝非野人亦非君子欲
其爲後進彬彬之君子當用先進質樸之野人歸之
純素以救其失精義引程明道說亦謂孔子患時之
文弊而欲救之以質此卽棘子成以質勝文之意卑
三王高五帝還純返樸其漸將留入於老莊抑知夫
子嘗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中庸又曰

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從先進卽從周從周者從
周之先進也蓋周之先進監於二代文質得中在時
俗則以爲質樸之野人而於禮樂則實爲彬彬之君
子故朱子以爲損過就中也

何注云云疏曰皇疏云先進比三王乃爲古比結繩
則爲今故云近古此老莊好高之說也此注當依邢
本作何解而移皇本苞氏曰三字於上節蓋釋文以
上節爲包注而非孔注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注鄭曰言弟子之從
我而厄於陳蔡者皆

不及仕進之門
而失其所也

釋文從才用反皇本門下有者字

正義曰朱注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
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
之中也韓李筆解云門謂聖人之門是也上云從我
則及門者及我之門也鄭注仕進二字未免添說皇
疏引張憑謂天地將閉君子道消而恨二三子不及
開泰之門更屬支離黃先生曰古者王宮有門闈之
學教王世子及國子見周官師氏諸侯在公宮南之

左亦仿天子門闈之學漢書食貨志云春秋出民里胥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塾者門側之堂學記所謂古之教者家有塾里有門塾之學也惟其古之學制如此故以弟子爲門人以同門爲朋以親受業者爲及門夫子以前之患難相從而追溯之則曰不及門據江氏鄉黨圖考所列年表孔子五十七歲去衛過曹適宋及鄭而至陳五十九歲去陳適衛六十復至陳六十二自陳遷蔡六十四往返於蔡葉自楚返衛至六十六還魯陳蔡去魯最遠爲時又最久全賴

從者日夕相親以消客中旅況過後安得不思絕糧之厄不過一時一事耳史記敘絕糧事於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之後在哀公六年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朱子辨之曰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時時在哀公二年江氏曰朱子之辯確矣然論語雖記絕糧於去衛後亦非初至陳之時論語云從我於陳蔡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

之閒言閒者兩地相接之處陳卽今陳州府蔡始封
在今汝甯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甯之新蔡縣皆
與陳相近新蔡在陳南夫子哀二年至陳若非適蔡
則不得至陳蔡之閒哀二年十二月蔡昭侯畏楚遷
於吳之州來州來之蔡城在今鳳陽府壽州北三十
里與陳相距數百里中間隔絕亦不得言陳蔡之閒
也然則絕糧陳蔡之閒當在哀四年自陳遷蔡時指
故地上蔡言之耳蔡旣遷則故蔡地皆屬於楚是時
楚昭王賢葉公亦賢夫子欲用楚故如蔡如葉攷哀

四年傳云楚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十六年傳云葉公在蔡蓋故蔡邑葉公兼治之夫子自陳如蔡就葉公耳與蔡國無涉也論語記在陳絕糧別一時事不必卽在去衛如陳之年今敘於自陳遷蔡時削陳蔡大夫之事蓋道途閒資用偶乏不必有兵圍也舊注孔子國云會吳伐陳之亂故乏食則兵圍之事孔氏已不信之矣蒙案陳蔡絕糧之阨孔注謂在哀元年朱注謂在哀二年均不可信江氏敘絕糧於哀四年自陳遷蔡之時然自四年至六

年夫子所往返皆不出陳蔡之間追憶從行不必專
爲與難也至陳蔡兵圍之事莊子三言之史記敘於
哀六年荀子謂居桑落之下楊倞以爲九月時是并
有時月可紀矣太史公博極羣書去聖未遠其說似
非無本當是時也陳已縣而復封蔡旣遷而非舊陳
蔡之故地多屬於楚夫子之適陳適蔡固無異於適
楚也春秋之作也內中國而外四夷戎狄是膺荆舒
是懲子豈屬意於楚哉子嘗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
變至於道魯衛之政兄弟也夫魯與衛王道之遺也

子欲振而興之也齊與晉霸烈之餘也子欲變而通之也吳與楚僭王猾夏之國也子豈屬意於楚哉然欲行道於他國必有知己之可因乃始適齊因晏子而景公辭以老耄繼適衛因伯玉而靈公怠於政事季札既限於地子產又隔於時列國尙有人乎哉子故過曹過宋過鄭亦猶匡蒲之過焉皆非適其國而思西見趙簡子無如范中行佛胥外以侵叛而相攻竇鳴犢舜華內以忠賢而見殺臨河歎息天下滔滔子乃不得已而始屬意於楚焉欲黜霸以崇王思用